

半斤八兩

新新劇作叢書

王光乃著

新新出版發行

新新劇作叢書

半斤八兩

王光乃著

• 1947 •

新新出版社發行

陳白塵

新 新 創 作 叢 書

半 斤 八 兩

著 者	王 光 乃
發 行 人	賀 尚 華
發 行 者	新 新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上海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12號
印 數	一 千 冊
定 價	四 元 七 角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中 華 民 國 卅 六 年 十 月 初 版

目次

——三個小喜劇——

- 一、冒牌秘書 (一)
- 二、長子 (四七)
- 三、半斤八兩 (八七)

冒牌秘書

(獨幕諷刺喜劇)

王光乃

(根據賀孟斧譯西班牙·章加·卡皮利奧原著改編)

人——四個男角

老爺

阿三

阿福

客人

時——夏末秋初。

地——淪陷後的武漢附近某縣。

——間屋，有內外兩門，正中有窗，窗下寫字桌，舖有台布；上放文具，兩面靠椅各一，左上角有衣架，上懸綢緞長袍馬褂瓜皮小帽及呢帽。左牆掛有「安鄉衛民」橫額，下面是几

椅一套，上放茶壺茶杯。

幕——老爺——這縣城裏的什麼主任——四十多歲，高高的身材，尖長的下巴，裝王工幾根稀稀的鬚鬚，一套十八世紀的西裝穿在身上並不服貼，習慣的尖着嘴，算是他的好標識。他這時正在寫字桌架上一副眼鏡寫什麼似的，時有飛機似的蚊子在他週圍「嗡嗡」的擾亂，他不得不分一部份時間去防範；於是，寫兩個字就得用手在空中揮一下，或是昂起頭來無目的的亂找，或是用手在東撲西抓，終於在擾亂的情況下寫成了什麼，放下眼鏡，搖起寫成的東西，一面凝着神皺着眉在繼續的打算，一面顧手不介意的在衣架上取了瓜皮小帽向頭上隨便的一丟，拿了手杖出去，剛走到門口，打算把頭上糾正糾正，忽然靈感的發覺帽子沒有寬邊，再摸摸上面多了個小帽頂，連忙轉身將眼睛橫掃到衣架上的呢帽，再摘下頭上的，於是發覺錯了，走過去換上一頂，順眼看見他那中裝長袍馬褂，湊近的看着，覺着有些灰塵，用手撲撲，用嘴吹吹，還嫌不够乾淨，拿下來走到台中抖抖，不小心把口袋裏的幾個銅板聲音的東西抖了滿地，於是，連忙喊：

老爺
阿三！（無應）阿三！（稍停對一邊）阿福！（向另一邊）阿福！（自言自語的）兩個調

皮蛋，用着他們的時候就不見了。（把手上衣服掛上衣架，親自彎下腰在地上摸，又摸到寫字桌下，似乎摸不着把頭伸出來再喊）阿三！阿福！

阿三

（從內室門出來，嘴裏塞滿了東西，還沒來及吞進喉嚨，用手在掩飾着）

老爺

（爬出來扯着他耳朵）你跑到那兒去的！

阿三

（嘴裏不能說，用手向房裏指）

老爺

快給我檢錢！

阿三

（爬在地上找，嘴裏還在動。）

老爺

（撲撲身上的灰塵）阿福呢。

阿三

（搖搖頭）

老爺

這混蛋！（頓）把地上檢清楚！

阿三

（點點頭）

老爺

聽見沒有。

阿三

（點點頭）

老爺 你躲在我房裏幹什麼？

阿三（搖搖頭）

老爺 沒幹什麼？哼！我不信。

阿三（搖搖頭，把錢遞給老爺）

老爺 那爲什麼我喊了半天都不答應？

阿三（嘴裏還剩一點）我只聽見——

老爺（發覺）什麼？你嘴裏什麼？

阿三（急忙一口嚥下去）沒，沒什麼。（把舌頭伸出來）

老爺 把我喉嚨喊破了都不答應。

阿三 我只聽見你喊阿福。

老爺 放屁！就是喊阿福你也不答應？

阿三 我在給您清理東西。

老爺 清理東西！（又向外門喊）阿福——阿福——

阿三 你叫他買香烟去了。

老爺 那是今天早上的事。

阿三 是的還沒回來。

老爺 (對着門) 這個王八蛋！

(阿福恰巧進來)

阿福 老爺。

老爺 買香烟買上天哪！

阿福 沒上天，可在地下兜了個好大好大的圈兒。

(阿三剩空將身上的山芋一口一口的往嘴裏送。)

老爺 誰讓你兜好大的圈兒？

阿福 買煙呀？

老爺 這街口的店都關門了嗎？

阿福 門是沒關，那店裏的煙您老說不好，有霉味兒，我就給您到老遠老遠的地方買來的，還給

您貼了四毛錢的車錢（把煙遞給他）

老爺（一面接煙，一面用眼睛睨着他）鬼話！你還有錢貼。怎麼！這煙已經拆開了！

阿福 我怕裏面發霉，

老爺 啊！只有七枝

阿福 ——

老爺 怎麼的？

阿福 我怕這煙味兒又不對，省得又要化我四毛錢車錢去退，我就——拆開來抽枝試試看。

老爺（追問）還得有九枝？

阿福 我怕我鼻子不通，所以我又拿兩枝請兩個朋友試試看。

老爺 無賴！無賴！簡直是無賴！（抽他一下耳光）你知道煙賣幾個錢一枝？我自己都捨不得抽，每天只抽一枝提神辦公；買包煙你倒幹上我三枝！還跑出去一個半天，不幫着阿三清理東西。

阿福 你以為他在清理東西？哼，他在清理你的山芋一個一個的往嘴裏送。

老爺（轉身看見阿三窘態）什麼？——怪不得剛才喊你不答應，出來了問你話也不答應，搖搖頭，點點頭的，原來你嘴裏塞滿了山芋。你們這些饑骨頭，什麼東西都要吃。我爲了有毛病吃山芋，你也有！

阿三 有一點——

老爺 胡說！

阿三 有一點肚子餓。

阿福 我也是肚子老吃不飽，沒精神，弄枝烟提提神。

老爺 誰讓你們不吃飽？——

阿福 吃飽了一會兒肚子又空了。

老爺 我怎麼不空？

阿三 當然哪，你吃的是乾飯。

老爺 那你們好多吃點兒。

阿福 多吃了老要小便。

阿爺（理屈）這些賤骨頭，不跟你們多說，扣你們工錢，每個人罰五毛錢賠償費。

阿福 您不能又打又罰呀！

老爺 打你是警戒你下次，罰你是賠償我的損失，兩回事。

老福 （將耳朵上夾着的烟頭拿下來）那這兒還有半枝先還給您。

老爺 （接過烟頭看看，氣呼呼的向地上一扔，自己拿出一枝來，預備吸，似乎又有點捨不得，轉身留戀着地上的半枝，哼的一聲，無辦法的走過去又檢起來預備點着，阿三過來替他點火，一次，兩次，三次，五次的點不着，自己狠狠地奪過來，對着阿三重重的）火柴要一毛幾分錢一包！扣你七毛！

阿三 （滿不在乎的）好，您扣七毛吧，請你把五個月的工錢算給我，我不幹了。

阿福（附和的）對了，請您也扣五毛錢吧，把工錢算給我。

老爺 （手氣得發抖的在一根一根火柴的點，始終點不着；於是雙重氣的將火柴，煙頭向地上一扔）算給你？那麼容易，連我還等着人家算給我呢。

阿三 那您有辦法等呀，我們肚子可等不及。

老爺 等不及！等不及的人多得很呢；貧民區路邊上睡的都是。

阿福 那他們是吃自己的，我們吃的是衙門裏的飯呀！

老爺 衙門裏，衙門裏就是這樣。連汪院長也不比我們好多少呢！你們，你們算什麼？（欲走）

阿福 您總得先支點兒錢給我們飽飽肚子。

老爺 先支！那兒來呀？誰支給我呀！

阿三（警告似的）您婆一個也不支，待會兒房裏的山芋——

老爺 山芋怎麼樣？

阿福 又要靠不住了。

老爺 靠不住！（不服的）爲什麼靠不住！

阿福 肚裏叫得靠不住。

阿三（湊近老爺）您聽！咕嚕咕嚕又在叫啦。

老爺（無可奈何的，從皮夾裏慢慢摸出五毛錢，想想又放進去）待會兒打個收條到會計那兒支

五毛錢，兩個人，記住蓋私章。

王三 五毛錢！

阿福 還兩個人。

老爺 嫌少！

阿三 我們工錢不能上邊兒老不發？

阿福 這簡直是開我們的玩笑麼！

老爺 豈止你們？這衙門裏都沒發呢！全縣所有的衙門還是沒發，你們性急，比你們性急的人還多得很呢！

阿三 您是主任呀，總得想法子代我們催催。

老爺（指指手上的紙捲）沒看見嗎？還是什麼？領薪工名冊，兩個實員的大名都在上面呢，

（翻開名冊指指）看，張阿三，李阿福，

（兩人各以眼角瞅瞅）

老爺（想起似的）王協督還沒來嗎？連寫個名冊都要我自己動手。

阿福 在家裏睡着還沒起呢。

老爺 又喝醉了嗎？

阿福 沒有。我聽他當差說，要是衙門裏再不發餉，他就不幹了。

老爺 不幹，也不打算娶他了。（頓）他打算幹什麼？

阿福 打算擺測字攤，看相算命。

老爺 簡直是落伍思想，荒唐荒唐。我去見蔡田顯問，一會兒就回來，說不定會有辦法。（走了兩步回頭）裏裏外外的小心看管（又回頭）衣服東西注意。（走出再回頭）不准再偷山菜吃！（下）

阿三 一天到晚嘀咕嘀咕的倒像個娘兒們的嘴。

阿福 你看他生的那副乾面孔。

阿三 （一眼望到地上的半枝煙頭）噢！（撿起）還好吸三口。

阿福 （不放鬆的）留口給我！

阿三 你還要？倒給你幹上兩枝半。

阿福 別忘了，五毛錢。

阿三 我呢？還比你多兩毛火柴錢呢！（撿起地上的火柴，抽出幾根，樂滋滋的小心的點，點着）媽的：剛才要你着你不着，削掉老子兩毛！（忿忿的向桌上一扔）

阿福 喂 老張呀，我們得想想辦法呀。

阿三 我的辦法就是要吃飽肚子。

阿福 就是這話囉，五個月發下四塊錢，連匹狗都養不活。

阿三 就算七拆八扣，一個月也還有十一塊二，扣掉六塊錢伙食還——

阿福 還有五塊二。五五二十五，二五一十，也得有十二塊五。

阿三 十二塊五？不止。前兩個月就有十二塊五啦。

阿福 五五二十五，二五一十——

阿三 一個月就算他五塊——就有二十五

阿福 對了，一共二十六塊。

阿三 扣庫四塊，還有二十二。

阿福 削掉五毛，也還有二十一塊五呀！

阿三 我廿一塊三呀！

阿福 兩人兒湊起來就有四十多，開個胃脾的兄弟商店也行嘍？

阿三 開店這個買賣我不幹，我見了東西就不放鬆，那沒兩天連本錢都吃進我肚子嘍。

阿福 這是打個比，要是真開的話，那我吃的本領還不會比你壞呢。

阿三 這麼幹下去，將來見了我哥哥，怕只剩了四兩骨頭嘍。剛來的時候，你看見的，這兒的肉

（指兩腮）鼓得高高的；現在你看。

阿福 （裝腔的）噯！凹進兩個洞嘍！（順手給他一下耳光）像真的似的。

阿三 還假？天天喝着幾碗稀飯不像稀飯，米湯不像米湯，出世也沒見過一塊錢買半升米。

阿福 （想起似的）你哥哥那地方的米怎麼賣？

阿三 他沒提，他只說廿塊大洋一個月，除六塊大洋伙食，得十四塊大洋，吃的是乾飯。

阿福 （羨慕的）那他那個伙伕比我們還難差的強多嘍。這兒說起來也是廿塊；見他媽的大頭鬼

一個月只拿到八毛大洋，吃的還是稀飯。（靈機的）要不寫信給你哥哥——（又冷下來）

不行，不行。那邊兒不要我們。——替他們幹過的。